

★★★★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★★★★★



独臂长空

[俄]伊·安·列昂诺夫 著
李永全 孙凌齐 译

Вечером, когда уже стемнело, я решил перед тем, как завтра утром вы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,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девушкой, Катей Ефремовой. Маленького роста, но по-крестьянски плотная, она с первой нашей встречи пришлась мне по душе. Еще тогда, когда я работал се на земляных работах по выравниванию территории, я пригласил ее к своему самолету и долго беседовал, пока она не замаскировала самолет.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ы часто проводили вечера совместно. Для меня вечер для молодых был особенно хорош. И вот третий раз мы прошли вдоль деревенской улицы, а расставаться не хотелось.

— Пора тебе, Бая, — прошептала девушка, —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. Время позднее, вой и самолеты ночью не должны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!

Назван человеком из легенды

東方出版社



独臂长空

[俄]伊·安·列昂诺夫 著
李永全 孙凌齐 译

Я пошел в армию в 18 лет, в 1941 году. В то время я был в полку, где получил ранение. Мне вручили путевку в подмосковный дом отдыха. Как я не отговаривался, но приказ есть приказ.

После ужина в [] как всегда, выехал ночевать в чудом сохранившемся селе. Был чудесный июльский вечер, и я решил перед тем, как завтра утром вы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,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девушкой, Катей Ефремовой. Маленького росточка, но по-крестьянски плотная, она с первой нашей встречи пришлась мне по душе. Еще тогда, когда я встретил ее на земляных работах по выравниванию аэродрома, я пригласил ее к своему самолету и долго с ней беседовал, пока механик маскировал самолет.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ы часто проводили вечера совместно, а этот вечер для [] был особенно хорош! Вот уже третий раз вечера сойдемся вдоль деревенской улицы, а расставаться не захотим.

— Пора тебе, [], — предупредила девушка. — Надо идти, время полетов и самолетов наши задания возвращаются!

Назван человеком из легенды.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, группа неизвестных тяжелых самолетов, затем еще и еще. А ровно через минуту, когда я решил проститься с девушкой на прощание, земля вдруг за-

责任编辑:张伟珍

封面设计:安 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臂长空/[俄]伊·安·列昂诺夫著 李永全 孙凌齐译.
-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5.2

(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)

ISBN 7-5060-2148-X

I. 独… II. ①列… ②李… ③孙… III. 中篇小说-
俄罗斯-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9651 号

图字:01-2005-1194 号

独 臂 长 空

DUBI CHANGKONG

[俄]伊·安·列昂诺夫 著 李永全 孙凌齐 译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8.25 插页:4

字数:186 千字 印数:0,001—5,000 册

ISBN 7-5060-2148-X 定价:1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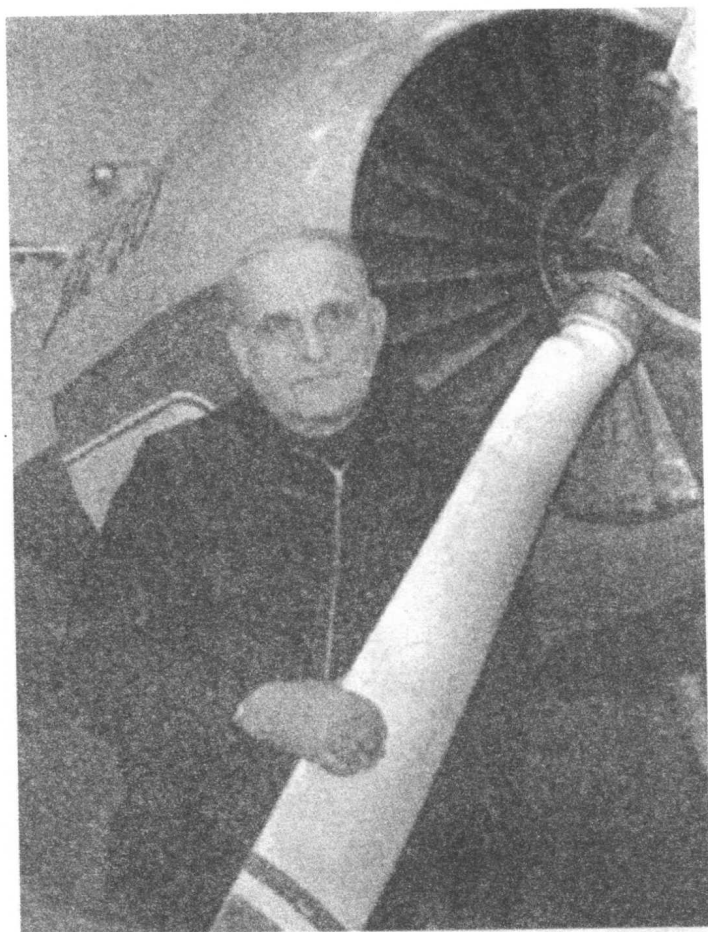
俄罗斯英雄列昂诺夫（1997年）



空军第一集团军司令格罗莫夫将军



佩带奖章的列昂诺夫



飞机是列昂诺夫永远的恋人



列昂诺夫上尉1944年在维尔纽斯



飞行学校学员列昂诺夫（1940年）



年轻的列昂诺夫夫妇（1949年于别日查）



养女涅丽



幸福和谐的一对



我的家人。(前排)妻子妮娜、孙女玛莎;
(后排)女儿妮娜和安娜、女婿彼得罗



本书译者孙凌齐(左一)拜访列昂诺夫夫妇

写在前面的话

我住院期间，已经被确定为不适合从事飞行工作，当然包括开轻型飞机。难怪做出这样的结论，一个左臂从肩部被截肢的飞行员怎么还幻想飞行？但是，即使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也时常想着飞行。

我挖空心思地为自己设计了多个改造各种型号飞机的方案。在那个年代驾驶飞机，左手主要是操纵燃料系统，维持发电机运转。我想出四种方案，有我不得不适应飞机的，也有让飞机适应我的。当然最后的问题，也是主要的问题是：谁来批准改造飞机，谁会批准我再去飞行？

能够决定这件事情的，只有空军的最高长官，至少是集团军司令的首长。我想出了实现计划的方案。我把空军第一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·格罗莫夫将军作为批准实现这一计划的首选领导。他是当时空军中威信最高的指挥官。我在这里不详述具体的细节，因为在后面有详细的经过。最主要的障碍克服了。

后来这位空军第一集团军司令与《红星报》记者曾经有一个对话。记者问：“您为什么不把您的英雄经历写一部书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我哪有什么英雄经历？我的经历很平常。我认为，英雄主义就是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。我知道这样一个人，他至今仍然健在，仍然按照这样的原则生活。他就是伊万·安东诺维奇·列昂诺夫，一个传奇人物。我在战争期间曾经批准他独臂驾驶飞机作战。尽管我当时并不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。这在空军中是不可思议和不可想像的。但是他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，做到了他想做的事。”



为了不辜负这位伟大飞行员的赞许，我至今仍然按照这个原则生活。

我学会了独臂驾驶摩托车，曾经参加图拉州举办的摩托车比赛，并且获得主要奖项。我能够驾驶所有型号的汽车。我和妻子——昔日的前线护士在家庭生活的舞台上也很成功。我们领养了5个孤儿，自己生育了2个孩子。我在三个孤儿院担任院长期间，培养和教育了1.5万多名父亲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孤儿。

我这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得到了很多的回报。其中最难忘的是1995年2月16日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，为了表彰我在1941年至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同德国法西斯斗争的英勇行为，授予我“俄罗斯英雄”称号。

本书能够出版，我要衷心地感谢我们的州长斯塔罗·杜勃采夫、弗·列别杰夫少将、图拉跨地区天然气公司总裁尼·波波夫、图拉印刷厂厂长别克、二级司法国务顾问谢杜辛、图拉市市长卡扎科夫等人。

作为世界上惟一独臂驾驶战斗机参战的飞行员，我总共参加了110次空战，单独击落6架敌机，还与战友合作击落2架。我觉得，如果不把这已被写入吉尼斯记录的战绩写出来，告诉给年轻人，那简直就是犯罪。因为现在几乎不出版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书籍，世风日下，导致吸毒、偷窃、暴力等犯罪事件到处泛滥。

再一次感谢上述同志的帮助。

伊万·列昂诺夫



人生经历的简单素描

我曾是歼击机飞行员，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斗经历，被授予俄罗斯和苏联英雄称号。

1923年2月1日，我出生于奥廖尔州沙波雷金区一个丛林中的小村庄，归莫格夫卡克里姆林村苏维埃管辖。我的父亲，安东·列昂诺夫和列昂诺夫家族的所有人一样，是一位世袭木匠和制桶匠。这不难理解，全村人都是搞林业的。我的祖父是打零工的木匠。他曾经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和俄罗斯的其他大城市做活儿。父亲的两个兄弟——保尔和伊格纳特也是做木匠的。但是最出色的木匠和制桶匠是保尔。革命前，父亲曾有一段时间在商人萨巴金那里当马车夫。他为人忠厚老实，干活卖劲儿，而且识字，萨巴金就让他做了掌柜。革命前父亲没有土地。十月革命后，他分到了六口人的土地。

他借债盖起了两间房子，养了一匹马和其他家畜，勉强成了中等农民。下面我还会介绍我父亲的情况。现在我谈谈母亲族系，即古里多夫家族的情况。遗憾的是，在俄罗斯，一般老百姓几乎不知道自己的族系。革命前富有的贵族和地主们非常讲究族谱，而一般老百姓最多只记得两代或三代的情况。因此，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先祖的情况。其实我没能见到祖父、祖母、外祖父和外祖母。我出生前他们就去世了，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我应该谈谈外祖父米龙的情况，这是妈妈给我们讲的。米龙·古里多夫当过兵，为沙皇和祖国服役31年。退役后成家，养育了五个女儿。

这五个孩子和父母一样，没有土地，靠在有钱人家做活儿为生。她们或当看门人，或当厨子或洗衣服。五个女儿都嫁给手工匠



之类的匠人。米龙外公给地主杰普洛夫当看林人，妈妈也和他的父亲一起给人看林子。他和所有的孩子都住在林子里的看守小屋里。

外公在一次巡逻时遭遇到一群狼的袭击，被狼撕咬得体无完肤，不幸遇难。现在这片林子还叫“米龙诺夫斯基”树林，当地人已经不知道这个名称的来历，挺遗憾的。现在年轻人不关心自己国家的历史，其实那个叫莫格夫卡的村庄也几乎不存在了。想当年，这个村庄曾以作坊和手工业而闻名。这里住着木匠、铁匠、镀锡匠、搬运工、烤面包匠，聚集了许多鞋匠、马具匠等行业的手艺人。

这里的作坊不是为本地农村服务，而是为过往的行人服务。本地的村庄都坐落在连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大道两旁。我还记得，经常有车队从波列西耶前往奥廖尔和克罗梅。车队拉的货物大都是编织用的树皮和手工制品。铁路和公路建成后，这条大道失去了往日的作用，手工艺人纷纷离开这里，村庄逐渐稀疏和荒芜，最后便消失了。集体化开始后，居民外流的情况更加严重。卫国战争前夕，这里只剩下五个农舍，居住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。德国人来后烧掉了残存的农舍。有一段时间人们只能住在地窖里，以后就四处散去，剩下的零星人口都归并到霍奇科沃国营农场。古老的奥廖尔丛林中那个叫做莫格夫卡的花园般美丽而热闹的村庄，便这样荡然无存了。或许后人由这本书里我的诉说还会记起这个村庄。现在这里野草丛生，一座乡村墓地里安睡着三百多位乡亲，包括我的妈妈、阿枫尼亚哥哥和波丽娜姐姐。在俄罗斯数以千计的村庄都曾遭遇这样的命运。

这就是我从亲人的讲述中了解到的家族的简要情况。

我是在阿枫尼亚哥哥之后出生的。他大我一岁半。生我时，妈妈已经四十多岁。妈妈最喜欢大哥伊里亚，因为他长得最像妈妈。



其次妈妈最喜欢波丽娜姐姐。这也不难理解，她是惟一活下来的女孩。妈妈生过两次双胞胎，但是只有谢拉非姆活下来。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是1923年奶奶去世五天后出生的。奶奶非常想看到我出生，结果没能如愿，她是在80岁高龄辞世。

1918年至1921年，父母非常困难。他们既要参加建设，又要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。当时需要发展生产。国内战争期间，前线就经过我们的村子，家里刚刚买的马匹被拉走了。我不知道，也不记得，是白军还是红军给拉走的。除了马匹之外，饲料草和粮食也被抢走。生存很艰难，但还是生存下来。后来实行新经济政策。父亲经常打短工，积攒一些钱，又买了一匹马，取名克拉里亚，但是后来被没收。我还记得他骑马回来时得意洋洋的样子。对这匹马的命运，我想多写几笔。集体化时它被集体农庄收去。德国法西斯占领奥廖尔时，父亲又把马领回家。解放后，它是全村惟一幸存的马匹。它和大家一起参加集体农庄经济的恢复工作，拉犁耕地。它是什么时候死的，怎样死的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后来我和父亲搬到布良斯克，很久没有回过老家。

新政权按照人口给父母分了田地，我们家人口很多，我和阿枫尼亚已经出生。

我从五岁起记事，对那时发生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一家人齐心协力地在田里做活儿，我有时一个人坐在马铃薯堆旁，周围是一群鹅，我经常饿得直哭。我清楚地记得黑麦脱粒的情景。人们从一捆捆的黑麦中打出粮食。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马拉脱粒机的情景。在我当时的印象中，脱粒机是最复杂的发明了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现在的人想像不到那是多么危险的机器。未必有人曾经详细地谈论过这种机器，我不妨在这里详细地说说1905年型号的马拉脱粒机，尽管1928年我当时只有五六岁，见到这种



机器，但一切都记忆犹新。

一个巨大的圆盘，放在齿状的铸铁基座上。齿状基座上固定 4 个或 6 个牵拉杆。如果有 4 个牵拉杆，则由 4 匹马拉，6 个牵拉杆则由 6 匹马拉，这是功率最大的马拉脱粒机。马被拴到牵拉杆上，赶马的人拿着长鞭站在木制的圆台上，驱赶着马匹。马力带动齿轮，经过一个长长的轴带动巨大的木制轮，木制轮再经过皮带传动带动鼓轮。鼓轮转动的速度取决于齿轮，大致为 1 比 20。因此鼓轮转动的速度很快。鼓轮上安装许多割齿，它们使谷穗分离。

工作人员解开麦捆，把它们送进鼓轮，每 20 到 30 分钟可以脱粒 2 垛麦子。这种效率在当时比连枷脱粒要好得多。鼓轮将谷物抛到晒场，麦草被堆成麦垛，麦粒被扒到另一边，簸谷机扬弃垃圾和杂草。鼓轮和簸谷机的工作原理与今天的康拜因相似。脱粒机从一家搬到另一家，帮助所有居民完成脱粒任务。村里脱粒工作结束的日子就像节日一般，全村家家户户要备酒宴庆贺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成立后，脱粒机开始用拖拉机或蒸汽机牵引。

生活在继续。新经济政策很快被苏维埃政权以意识形态为由禁止了，开始了大规模的集体化时期。在莫格夫卡，集体化是在没有暴动和暴力的情况下进行的。事情发生得很自然。大家到学校开会，一位当地的共产党员，我的姨夫马特维·普津发表讲话。他从前是当兵的，穿一件长长的呢子大衣，上面有红色的扣子。他用通俗的语言向人们讲解集体经济的情况，说明哪些牲畜应该上缴，哪些可以留下，建议大家考虑几天，然后再开会。愿意参加集体农庄的人要递交申请或口头表示同意。

50 户人家有 45 户登记参加集体农庄。那些没有登记的人家后来被剥夺财产并发配到西伯利亚。事实就是这样。

我和大家一样，七岁开始上学。革命前没有学校，孩子们都是

